

TAI WAN JUN JIE DA WAN

台湾风云人物秘闻



华文出版社

台湾军界大腕

台湾风云人物秘闻

台湾军界大腕

钟声 主编

华文出版社

(京) 新登字064号

责任编辑：陆士华

封面设计：童行侃

版式设计：李雪竹

台湾军界大腕

钟 声 主 编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全国各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134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5075-0335-6/Z·68 定价：6.00元

(内部发行)

内 容 提 要

本书着重介绍了台湾军界(包括情治系统)风云一时的当权人物。在这些人物中,既有“元老派”、资深强人,又有新近崛起的后起之秀;既有令人起敬的当权者,又有令人瞩目的“明日之星”;既有少年得志的“部长”,又有晚景亨通的“总司令”。主要从各个不同的背景和角度,详尽地介绍了他们的发家史、奋斗史,揭示了他们在风险重重的军界崛起的种种奥秘,以及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所属派别、在台湾军界的地位和影响。本书既有论理性,又有纪实性,内容丰富,可读性强,是一本全面介绍当前台湾军界动态的最好全书。

本书编委会

主 编：钟 声

副主编：常 叶 王 骚

编 委：钟 声 王 骚

晓 言 桂子农

常 叶 刘祖文

丽 珠 曾忠信

目 录

蒋纬国外传·····	(1)
蒋经国与蒋纬国的兄弟之情·····	(17)
陈立夫在台湾·····	(35)
趁乱崛起的新强人宋心濂·····	(42)
蒋经国的高级智囊汪道渊·····	(47)
最年迈的“国防部长”郑为元·····	(55)
“小官邸”出身的“总司令”	
叶昌桐·····	(63)
从军界到政坛的“长青树”马纪壮··	(68)
飞行员出身的军界要员郭汝霖·····	(85)
运道不佳的蒋家爱将罗本立·····	(89)
“划时代”的台籍上将陈守山·····	(95)
晚景亨通的“陆军副总司令”	
张国英·····	(101)
“对不起海军”的“海军总司令”	
刘和谦·····	(110)
刷新多项“纪录”的台籍海军上将	
郭宗清·····	(120)
恃才傲物的留美派将领夏甸·····	(132)
出道甚早的“韩国通”赵知远·····	(137)

郝柏村军旅纪事·····	(141)
王升沉浮录·····	(148)
“郝家班”的政战主任许历农·····	(174)
陆军中的“明日之星”陈廷宪·····	(178)
大器晚成的程邦治·····	(185)
学经俱佳的军团司令毛梦漪·····	(191)
郝柏村的嫡系爱将果芸·····	(197)
第一位政战学校出身的上将杨亭云·····	(204)
“空军副总司令”林文礼·····	(210)
“后起之秀”顾崇廉·····	(216)
海军中的“接班明星”梁纯锋·····	(223)
郝柏村的“政治样板”庄铭耀·····	(229)

蒋纬国外传

蒋纬国的少年时代

蒋纬国，1916年生，浙江奉化人。是国民党陆军的二级上将，曾任台湾“国防部联训部”主任、“中华战略协会”副理事长。

蒋纬国幼年成长的环境相当特殊，他曾提起：“我的少年时代，那时正值国内军阀割据，可说是兵荒马乱，同时西洋的文明、科技、武器也在这个时候强烈地扑向国人，中国初次接受了外界新时代的冲击，就象刚刚学步的小孩一样，整个国家可以说都处在变化中。”

据他说，“记得小时候刷牙，都得先拿粗盐巴来磨细，然后沾点儿在湿布上，擦擦牙就是，什么牙膏、牙刷的，从来也没见过。等长大些时才第一次看到牙粉，那还是大家争相观看的新奇物品！”

“那时候不管大人小孩，差不多都穿布鞋。我

们当孩子的，总是爱动爱玩又长得快，经常穿得鞋头磨破了两个窟窿，鞋底破了个大洞，脚指头都跑到外面张扬，脚板心都碰到泥地了，还是得等哦等的，期待了好久好久，才能再盼到一双新鞋。”

他从一岁到五岁期间，一直寄住在上海亲戚家中。五岁那年回到家乡溪口，就进入“奉化县试办幼稚园”。当时他父亲蒋中正长年在外征战，家中只有生病多年的祖母和他的母亲，而他母亲几乎整天忙着照顾他的祖母。在当时物质不宽裕的时代，生活相当辛苦。

对于那段生活，他曾描述：“七岁我跟哥哥到宁波，我们没什么钱，也一直找不到理想的房子，没想到有一天竟让我们发现一栋房子好便宜的在出租，就高兴得赶忙租了。谁晓得等搬进去住了，才觉得邻居都拿奇怪的眼光直打量我们。原来，那是一间地方传说的‘凶宅’，据说是会闹鬼，长久以来都没有人敢去租！”

结果他们在那栋房子中住了一年，有时候也提心吊胆一番，但一直相安无事，对两个小兄弟而言，都算体验了另一种生活的情趣。

九岁时，他结束了幼年时不停的颠沛，而正式进入上海“万竹小学”就读。跳级从四年级念起，凭着平日家教所学，念得还十分顺利；十二岁，即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

当时，蒋介石已具有全国的声望，但蒋经国、

蒋纬国兄弟在学校一直很快乐，没有受到特别的待遇或同学间异样的眼光。当年在小学里同坐一条板凳的同学，有的到后来还在联系。

蒋纬国曾回忆这段时光，“记得我跟哥哥刚到苏州时，我们常常一道四处走逛，也从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哪家的儿子。那时，我们都用乳名，哥哥叫‘建丰’，我是‘建镐’。

“中学里，功课上我最喜欢数学和理化。我有许多要好同学，我们一起参加田径，一起加入歌咏团，我还是个童子军！”

1931年，蒋纬国长成高大且又充满壮志的少年。中学毕业典礼的当天，他迫不及待的跑去报考“军事学校”，渴望自己能快快成为一个革命军人，他急切的想追随自己的父亲。

偏偏事与愿违，就在考试前，扁桃腺竟严重发炎，动手术割除又为流血过多而住进医院。就这样，他失去了入军校前的“入伍集训”，他好难过，好失望。

不过，父亲安慰他：“既然要决定做个职业军人，那就不妨从理工入手，先把理工基础打好再做军人也不迟！”

于是他在另外考取的交通大学、东吴大学、美国MIT学院中，择取了学费较低的东吴大学，在理学院里专攻物理学。

“好吧，念就念，我要以最短的时间念完它，

就又可以去考军校！”

大学第一年，他同时修一、二年级的课程，第二年把三、四年级的课业又一起“K”；甚至连寒暑假都不休息，而特地留在学校里选修“弹导学”、

“比较宗教学”。他以超乎常人的努力和卓越的智慧，在短短的两年中，终于以打破记录的姿态，修毕了一般至少要花四年才能念好的课程。

可是当他喜滋滋跑去跟父亲报告他的好成绩时，父亲又告诉他：“做个军人，尤其是做个现代军官，除了理化基础外还必须懂得政治、经济、社会才好。”

无奈他只好又忙着进入文学院，主修政治学兼经济、社会学。

可是就在文学院第一学年毕业的时候，父亲把他唤到身边说：“我看你的确是有决心当个革命军人，现在我就送你到德国，去加入山地兵团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他这时才幡然明白，原来往日种种的“责难”，都是父亲对他的考验。

二十岁，是美丽的年龄，也是无数青春少年正在享受欢乐，仍在父母殷殷庇护、照顾的时刻，然而他却得在此际独自展翅远翔，投入陌生的国境，接受不可知的试炼。

父亲，一直是他最崇拜的人物。从小，他便立志，长大后要跟父亲一样，做个军人。而今，他终

于如愿了。

对于爱护他的父亲，他一直在亲情中带有浓郁的崇敬感受。那时，蒋介石常年在外征战，但也不忘对两个幼子的照顾。

蒋纬国曾经回忆起他幼时与父亲相处的时光。

“从小，父亲就是我最要好的师长、最要好的朋友！他只要在家就会教我读书、陪我练字，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他从不曾打过我或大声责骂。是对是错，他都会清清楚楚的从正面教导我，我们之间没有代沟。

“他常要我们多注意健康，在我满八岁的时候，他就亲自教我少林拳！”

“我最记得，每当他在前方打仗打得最危急、最激烈时，或当他受国内外各方大压力时，他总喜欢把我叫到他身边。

他父亲对他的教育，一以概之“宽恕责己”。在他五六十年的工作生活中，无论他担任什么职务，他总是将一块青色大理石带在案旁。大理石上有蒋介石的遗墨：“为纬儿五十生日书勉：恕人责己助人，求己不求人，知埋头自修乃处世立业之要道也！”大理石所勉者，是他一生所循的座右铭。

无论年幼在校或成长阶段，蒋纬国一直相当活跃，他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蛀书虫”。

“从正式进入学校读书以来，我一直热烈地参与各种课外活动，甚至还经常组队带同学去行军、

露营，不过只要一上课，我就很用心听讲，用心做笔记。我认为读书作笔记是加深记忆的最有效方法！笔记我还分为两种，一种是平常上课时记在书页的空白角，一种则是回家再经整理抄入特备的笔记本上。”

他认为他一生奉行的是爱国思想和实践观念。他追述这一段心灵历程：

“记忆里，小学上史地课，授课的张老师一说到战争、割地、赔款就捶胸顿足，常常我们所有同学也就跟着哭，跟着愤恨不平！所以我的爱国思想，最主要的可说是来自家庭，来自‘万竹’！”

“在德国，我记得第一次行军是爬阿尔卑斯山，一走就是95公里；在那儿，使我确立了认真、确实、彻底的三个准则。不过无论如何，我总感觉还是在国内——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所给予我做人的、处事方面的教育最多！”

从小当军人，近半个世纪的军旅生涯，他体验到袍泽之间的兄弟爱，他认为这是人间的至诚；后来他全神贯注于战略研究，对此他解释说：

“在军队中，我得到了最高的兄弟爱！一般所谓的‘生死度外’，可说在军中令人感受最深！在战场上，我们总是你前进，我掩护，我前进，你来掩护，兄弟袍泽的感情就这样的建立！在炮火中，尤其能使人感悟到自己与国家的整体观，责任感、荣誉感是每个军人最大的追求，自己的生命不足珍

视，唯有国家、团体才是最重要！

“研究战略战术更可以磨练一个人：凡事要有正确的判断、万全的准备，而绝不是临场跳脚，因为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兄弟的生命，就全在一个战略决策上。所以成或败，可说都奠定在平常的每一分钟是否都在努力！”

六十多年的阅历，塑成了他刚毅的个性。在他的语言表情上，从来不曾发现任何困难或挫折。事实上，任何横逆，他都将之内蕴，化为一股激昂的冲力。

在台湾，他是一个轻松、随和的开明形象，但更深的一层，他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他的神秘面，他内心所酝酿的心影思痕，必须要慢慢接近他，慢慢去体会。

蒋纬国从士兵干起

蒋纬国在1936年底到德国后，即先到柏林大学习德文四个月，并在德国一贵族老夫人处习礼仪三个月，又先后以中国陆军少尉阶，在德随侍中国军事泰斗蒋百里将军及德军莱谢劳将军各约三、五个月，并在装甲部队见习。

1937年秋，在南德阿尔卑斯山北麓的山地兵第九十八团再度入伍。入伍期间曾随德军参加德奥合并及进军捷克苏德台区二役。

1938年冬入慕尼黑军校，除军校正课及操作

外，并精习骑术与剑道。1939年夏末毕业后，获任德陆军少尉，时正奉命到东德边境步兵第8师报到准备参加对波兰作战，适获国内电令离德返国。途经美国奉国内命令先到美陆军航空兵战术学校接受空军战术教育，当时美军尚无独立的空军。

在麦克斯威尔基地毕业后，又奉命至美陆军装甲兵中心见习四个月。当时美军正命该中心指挥官查非中将首度成立装校与装甲部队，得蒋纬国在学术上之协助甚多。

1940年冬学成返国，国民党军队正筹建空军军校。军方本拟派蒋纬国到该校任少校教官，但他志在陆军自基层打定基础，故当即将全部资料及笔记交出，并向其教务处详细讲解后，按陆军的命令到第一师报到，被派在步兵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第一排任少尉排长，驻守潼关一带。以后逐步升任连长、副营长与营长之职。在这一段时期中，他与日军隔着黄河虽无大的接触，却增添了许多战场经验及抗战期间吃苦耐劳的磨练。蒋纬国亦为整个第一师介绍了许多战技及训练方式。他曾亲手用轻机枪射死五名日军，另外则击落日机一架。

在第一师期间，他在毫无特别工具的环境下，设计了一具测地与炮火射击两用的仪器，可以兼为迫炮重机枪或山炮作间接射击操作时使用，效果极佳。蒋纬国的数理基础给他的军事生涯带来了许多助益。

1942年春，蒋经国访问西北，蒋纬国奉命伴同到河西走廊去旅行。他们一起坐汽车从兰州出发，途经花果山、黑水国、女儿国等古迹及武威、张掖、酒泉，到了敦煌。

在敦煌参观了充满名贵壁画的莫高窟。在酒泉他们曾住了两天，并且到东关外去凭吊了“古酒泉郡”的陈迹。在东关的街道上，蒋纬国偶然瞥见一个似曾相识的背影，他仔细一看，是一个身穿深色西服，足登黑色马靴，满脸风沙，肤色黝黑的男子，立刻就认出是他在东吴时代一起念书，而且同往考军校而未入伍的老同学。蒋纬国毫不犹豫地后面热情地高呼他的姓名，使那被招呼的青年大感意外。

因为他的这次行动事前是保密的，谁也不知道他们蓦地莅临这一塞上重镇，这事也说明了蒋纬国记忆力强，目光锐利。

1944年秋，蒋介石号召全国青年，发动“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也派了长幼二子参加。蒋经国奉调出任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蒋纬国少校也从步三团第二营营长住所，奉调为青年远征军第二〇六师六一六团第二营的营长，一时间，他们都成了一般青年谈话中的人物。

抗战胜利那年冬季，蒋介石为了战后急需使国民党陆军现代化，蒋纬国遂又从六一六团副团长之位奉调到装甲兵。蒋纬国从此开始参加建新军的事

业。

起初，蒋纬国先任装甲兵最高指挥部教导总队第三处处长，总队长命令其做一个装甲干部的计划之后，就将他派为战车第4团的团附，负责将国民党军队在印缅战场的战车接回国内，并加整修。既毕，又将他调驻守徐州的战车一团，任中校团附，未几即升任副团长，最后因战功而升任团长。

在“剿共”战役中，他指挥战车部队在鲁东、鲁南、鲁西、苏北与豫东一带，直到徐蚌会战时，无不出生入死，立下战功。

他配合步兵部队督导战车部队，从不乘战车，及至步兵发起冲锋，他总是伴随步兵营长一同向前，步兵的各级部队长不得不也逐级赶向前面。

徐蚌会战时，他是装甲兵司令部的上校参谋长；上海战役时，他已是装甲兵少将副司令。上海失守时，他率军转至台湾；翌年装甲兵司令徐庭瑤将军退役，他就接掌装甲兵。

当时，国民党装甲兵的总兵力超过海军，计有5个总队，若干直属大队以及完整的后勤机构，包括工厂、医院、储运单位等。

蒋纬国接掌装甲兵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强化机动作战，一意革除国军“步兵战车”的落伍思想，进入骑兵的机动思想，以期配合日后的以寡胜众战争。

到台后他除了参加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之外，还先后接受了党与军的深造教育，他在装甲兵创建了